

9

二条城

池波正太郎 / 著
王宁 / 译

真田 太平记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王宁
译

真田太平记 ◆ 二条城

真田太平记 ◆ 一条城

张效五大册



张效五大册



北京汉网传播
Beijing Han-read Cultur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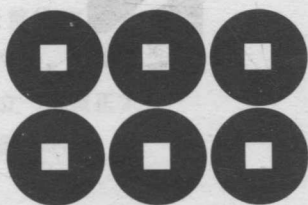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汉网传播有限公司



七曜文库

池波正太郎

IKENAMI SHOTARO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第一章 厨师养顺

第壹话

（大御所上洛之日，不远矣……）

主计头加藤清正走海路抵达大坂的港口之后，便由二十余名骑兵陪同，先行去了伏见的府邸。家臣们随后跟上。

当天傍晚，他就到了伏见府邸。不久，老臣饭田觉兵卫从府邸里面走出，去了浅野幸长府上。

幸长和觉兵卫谈得倒不太久。觉兵卫回到加藤府邸，立刻去了主公清正的房间，两人边喝酒边密谈。

这次密谈就相当久了。觉兵卫离开清正的房间时，都几乎是半夜了。觉兵卫出去后，清正吩咐他最喜欢的厨师梅春再弄些酒肴，似乎打算独自喝到天亮。

第三天的清晨，浅野幸长离开了伏见，而且只带着十五名骑兵。

当然，这算不上稀罕事儿。无论哪里的大名，都可以这样骑马远行。此时的各位大名尚未受到日后的种种约束。福島正则等人若听说亲友抱恙，甚至会单枪匹马从伏见去大坂探望。

因之，不会有人奇怪浅野幸长带着几个随从离开伏见。

幸长一行去往大坂。从伏见到大坂，行程大概有九里地。幸长出了伏见，就放缓了速度，打算日落时再进大坂。

自桥本踏进河内地区，行经枚方、守口两地之际，幸长体会到了丝丝春意。

原野、树木、田地，到处都弥漫着浓浓的泥土芬芳。置身和煦的阳光之下，马背上的幸长注视着眼前一切。

（大御所上洛之日，不远矣……）

幸长只想着这件事。春天的到来，似乎完全没让他觉得欣喜。

刚想着九度山的安房守真田昌幸病情见好，哪知他又突然跌倒院中，鼻腔流血不止。有人甚至称他病入膏肓。不久，和歌山城内的幸长之父长政亦告卧病。

幸长忍不住开始思索岁月的流逝和人类的死亡。

他担心若提前通知反而会见不到片桐且元，故而装成远行时顺路前来，突然现身大坂城内。他很想见见久违的片桐且元，便自称是途经此地，顺路拜访。

片桐且元就住在大坂城内。得知幸长黄昏时抵达，且元自不便将他拒之门外。

自关原之战以后，大坂城下的浅野府邸便一直空着。虽然附近另有个不大的别馆，里面却没几个家臣，肯定来不及准备幸长的住宿。且元知晓这一点。

大坂城的正门在外护城河西侧的追手口，幸长却从玉造方向进城，足以说明这只是私下拜访。

幸长一洗来到大坂前的沉痛表情，笑吟吟看着出来迎接的每一个人，缓缓走向城内的二丸地区。

二丸是个规模宏大的环形城郭，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环绕住隔着内护城河的本丸。其西侧便是“西之丸”，有丰臣秀赖之家臣大野治长的府邸。片桐且元住在二丸东侧靠北一带。丰臣家重臣们的府邸，都井然有序地排列在二丸。

幸长刚踏进片桐府邸，且元就迎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

一见之下，骑马奔行九里而来的幸长，不像是有何棘手之事，只客套道：“明知不合礼数，但毕竟久未谋面，真是太想您了……”说着便随且元来到里面的一间屋子坐下。

且元跟他把酒对饮，他却只是说些“天气总算暖和啦”、“和歌山的父亲大人总说想跟东市正^①大人喝一杯呢”这类无关紧要的话，只字不提希望丰臣秀赖上洛之事。

见状，且元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

片桐且元曾是丰臣秀吉的近臣，跟幸长之父长政有同僚之谊，幸长一向对他态度恭敬，所以这时真不是临时向他示好。

且元对幸长亦是素有好感。

“弹正大人病情如何？”

“不太好呀。”

“不太好？这……”

且元嘟囔着，眉头一皱。

浅野长政、加藤清正、福岛正则，这都是且元自幼年时便携手共事的人。他们都取得了且元从未料到的丰功伟绩，而且都去了很远的地方。

① 监控京都商业的机关，负责取缔非法经营，有东、西两个正职。官阶和正六位上相当。

且元倒不是羡慕他们，只是觉得寂寥。

这一年，片桐且元五十六岁，却仿佛年逾花甲。他真的是苍老到了这般模样。

太阁秀吉去世前，曾叮嘱且元辅佐秀赖，结果现下竟然事事皆不如意。淀殿君临大坂，完全无视且元等人，而秀赖则对这位生母言听计从。何况，大野治长之流的少壮派家臣万事独揽，深得秀赖和淀殿信赖，搞得且元的作用越来越小。

譬如，清正、幸长、正则等人要晋见秀赖时，本该经由辅佐秀赖的且元向秀赖申请，且元却无法将这些事直接禀报给秀赖。秀赖身边全是跟淀殿和大野治长息息相通的家臣、侍女。如此一来，且元禀报的事项自然悉数被淀殿得知。

清正、幸长，甚至高台院（丰臣秀吉正室）——就算他们想要晋见秀赖，只要淀殿说不行，便是不行。所以，且元面对高台院、清正和幸长之时，总是倍感羞愧。福岛正则等人都觉得指望不上且元，所以最近就不太来大坂了。

“左京太夫大人身体日益健康，真是幸事！”

且元手持酒杯，将目光投向幸长。

幼名“长丸”的幸长总是病恹恹的，其父长政甚至曾抱怨这小子指望不了，恐怕都活不到二十岁。结果，现年三十有六的幸长却是一个拥有三十七万四千石封地的堂堂藩主。

片桐且元甚是感慨。不知为何，他最近特别多愁善感，和幸长谈话间时不时便冒出些牢骚，譬如“以前战事不断但烦心事少”、“当今这世道不再是武士出人头地的年景儿喽”……

幸长虽然脸上、态度上都没表现，其实亦是暗暗叹息不止。

这不是新近出现的状况了。眼下，片桐且元无法再在关东和大坂之间游刃有余。他被两方夹着，而且秀赖和淀殿都不理解加藤清正、浅野幸长祈盼丰臣氏长盛不衰的夙愿。这固然不是且元的优柔寡断所致，但他难辞其咎。

且元难道不希望丰臣家千秋万代？不可能不希望。如若希望的话，这位辅佐丰臣秀赖之人难道不该果敢一些？只是一味屈从淀殿的淫威，当真可悲可叹。

“东市正大人从年轻时就纵横战阵，难道他那时就不曾抱有死志？”幸长忍不住暗暗寻思，“倘若抱着死志辅佐秀赖公的话，一定会有活路吧！”

然而，幸长这一晚只是简单问了句：“右府大人一向可好？”

片桐且元的回答含含糊糊。若答称秀赖一切都好，恐怕幸长便会让他帮忙传达晋见之意……

且元似乎很怕此事。

第貳话

这封信的折叠方式很特别，不是通常用的那种写毛笔信的卷纸……

是夜，幸长下榻片桐府邸，陪幸长前来的家臣们则留宿客房。

次日清晨，浅野幸长说道：“方便的话，我想见见永井百助。”

永井百助，号“养顺”，目前负责大坂城内淀殿、秀赖等人的膳食，昔日曾受雇于幸长之父——浅野长政。再早以前，年轻时的永井百助是武田信玄的厨师。

武田家灭亡十一年后，浅野长政受封甲州的府中城，封地二十二万五千石。当时，长政得到丰臣秀吉的批准，雇佣了曾效命武田家的几个流浪武士。

其中就有永井百助。

庆长元年春天，秀吉突然向长政提出想要浅野家的厨师——口碑极好的永井百助。长政只好将百助送到了伏见城。秀吉十分喜爱百助做的菜，片刻不离。秀吉死后，永井百助迁至大坂城服侍秀赖，自是情理之中。

片桐且元当然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你能将百助喊到这里来吧？”

“这倒是不难。”

“我想将百助的情况告知和歌山的父亲。”

“弹正大人对这位厨师太中意了。”

“是呀。年轻时，总会喊百助说要吃这吃那。而且他近来总会想起百助，特别怀念……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片桐且元立刻着手安排。不久，“养顺”永井百助果然来到了片桐府邸。

在一间可以看到片桐府邸狭小里院的客房中，幸长见到了永井百助。

面对里院的走廊上，幸长的家臣中谷平右卫门恭敬站着，背对这边。而且，外间坐着在百助之后进来的家臣内田弥八郎。

隔离外间的隔扇和面朝里院的拉门都是大开着的。

带百助前来的片桐家的侍者离开后，就剩下了这四个人。

“久疏问候。”百助说完，立刻跪地叩首。

幸长说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养顺。”

“是呀，听说弹正大人近来卧病，我真是挂念。此事当真？”

百助的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痛惜之色。他瘦小的身躯像年轻人一样挺拔，不看脸的话，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是一位年逾七十的老人。他的头上光秃秃的，脸和手却犹如被打磨过一样整洁灵秀，不愧是四海皆知的名厨。

其手指之漂亮，正如浅野长政所言：“每每看到永井养顺的手指，都会有一种想要吮一吮的冲动呢。”

“父亲毕竟上了年纪喽。”

“那，果真是……”

“确实卧床了，但现下无大碍了。”

“唉……”百助一叹，依旧愁眉不展。

“养顺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过来……”

“是。”百助稍稍向前凑了凑。

幸长又道：“再靠近些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此时，百助似乎明白了留宿片桐府邸的幸长突然唤他前来的缘故，赶紧走到幸长跟前。

这两人简直就是一副促膝谈心的样子。

幸长凝目望着百助。

里院的白梅盛开，候鸟成群结队飞向北方。这一天非常暖和。

“这是父亲大人给你的信，你这就看看吧。”

幸长说完，递给百助一封信函。

百助恭敬接下，打开后立刻读完。读罢，他看了看幸长。

幸长点点头。

百助跟着颌首，又将长政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两三遍，读完重新折好，恭敬递给幸长。

“你明白了？”幸长轻轻问道。

“是！”

百助回答之际，柔和的目光中似乎有锋芒一闪，但是转瞬即逝。

幸长将父亲的信放进怀中，又掏出另一封信。

这封信的折叠方式很特别，不是通常用的那种写毛笔信的卷纸，而是在两张更厚些的纸上密密麻麻写满纤细小字，再折了三折用厚纸包好，严严实实封住。

“给你。”幸长把这封信递给百助。

百助接过，不假思索塞进怀中，立刻从幸长面前退开一段距离。

“百助……”

“是。”

“绝不允许失败。”

“遵命。”百助平静的语气中分明透出一份自信。

幸长向百助轻轻低下了头：“拜托你了。”

第叁话

加藤清正忧心忡忡盯着墙壁，沉默不语。烛台上有一根大大的蜡烛，烛光扑朔迷离。

厨师养顺（永井百助）从片桐且元府邸回到本丸内的住处不久，浅野幸长一行便回了伏见。

（如此便好……）

见幸长没出难题，片桐且元顿感放松。但那只是一瞬间事，他很快就又抑郁了。近来，且元全无食欲，整日无精打采，就连家臣们都很担忧他是否病了。昨晚跟幸长畅谈一番，把酒痛饮，又谈了些往昔之事，且元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容。那副笑容现下又消失了。

德川家康将再次邀秀赖上洛会面的通告早就送到了大坂城。高台院更特意来访。

家康要出席三月下旬的天皇交替大典，片桐且元希望秀赖前去问候，以表达对德川家的臣服态度。他当然顾虑淀殿的宠臣大野治长，却坦言道：“臣以为进京较好。”但是，他根本不知晓淀殿和秀赖是否听到了他的想法。

且元明明是辅佐秀赖之人，难道就不该让他亲口告诉秀赖？

可惜，确实是做不到啊。辅臣只是个虚名，现下的且元甚至都没有跟秀赖独处的机会。这倒不是秀赖讨厌且元，但秀赖确实有意将他疏远。秀赖一度流露出指望不上片桐且元的想法，只因且元日益老迈，又总是疑神疑鬼，而且优柔寡断。秀赖的这一想法引起轩然大波，连且元本人都知道了。如此一来，且元更胆怯了。

（一定要早点给关东一个答复才行。）

且元越是这么想，就越不知如何是好。从淀殿、秀赖那里，完全看不到要答复德川家康的迹象。

“麻烦呀，麻烦……”且元非常担忧，却又忍不住暗自嘀咕，“这次大概又会像以前一样平安度过吧。右府大人就算不上洛，关东也不见得会对我们下手，毕竟没有动兵的理由。”

十几年前的关原之战前后，德川家康的谋略足以让天下叹服。这些，且元不会不知道吧？难道……全都忘了？莫非且元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？别说且元，自淀殿以降，丰臣家所有人都盼着这次又平安逃出一劫，却全没想过要如何平安逃出此劫。

这正是只贪图一时繁荣的团体和组织之软肋。本能上固然知道自身的软肋在哪儿，但就是无动于衷。想要采取点儿行动，却总是焦虑不堪。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，只期盼眼下这一天平安无事。

言归正传。是日天尚未黑，浅野幸长就回到了伏见的府邸。

半个时辰后，幸长的家臣内田弥八郎去了加藤清正那里。当夜，老臣饭田觉兵卫又从加藤府邸去了浅野府邸，不久便告辞而归，来到主计头清正的房间。

“来呀。”

加藤清正将觉兵卫喊到身边，劝其喝酒。